

高尔斯华绥文集

尾 声

第 一 部

等待着的闺女

END OF THE CHAPTER

等待着的闺女

John Galsworthy
End of the Chapter(I)
MAID IN WAITING

本书根据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版本译出

高尔斯华绥文集
尾 声
第 一 部
等 待 着 的 闺 女
曹 庸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625 插页 8 字数 281,000
1988 年 9 月第 1 版 198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100 册

ISBN 7-5327-0145-X / I·070

平装定价: 4.10 元



约翰·高尔斯华绥及其夫人艾达·高尔斯华绥

Don't mind: One the even that He used to dream the
Silent Cross. Well, all life is crossing
rivers or getting drowned on the way. I hope.
I believe ~~there~~ this trucking shore. Dinner was
just like dinner always is - we didn't talk

There, or mention our feelings in any way.
I play ^{Clare}~~various~~ a game of billiard. Then struck
he as softer, and more attractive than he ever
seen her. And then I sat up till ^{last} night with
him, in order ^{apparently} that we might talk; ^{will make} ~~perhaps~~

[illegible]Hebner

译者前记

《尾声》三部曲是高尔斯华绥继《福尔赛世家》、《现代喜剧》两个三部曲后的另一个三部曲，这个三部曲的写作过程和结集情况，作者夫人艾达·高尔斯华绥已在《前言》中细说了，这里不赘。

高尔斯华绥在人间度过了六十六个春秋，他的写作生涯前后达三十八年(1895—1933)，在这三十八年中，他一共写了小说和剧本各约三十部，其它散文、文论约十六部，这个数字不可谓不多，他对英国文学以至世界文学都作出了不少贡献。

在高尔斯华绥三十八年的写作生涯中，《福尔赛世家》等三个三部曲花了他近三十年的光阴(1906—1933)，占其整个写作生涯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尾声》三部曲中，好些人物都是我们已经熟悉了的，例如谢雷尔家的女儿爱米丽和她的丈夫劳伦斯·孟特爵士，索米斯的女儿芙蕾和其丈夫迈克尔·孟特。又如第一部《等待着的闺女》中的丁妮，原是芙蕾结婚时的女宾相，她在第二部《开花的荒野》中所碰到的、也曾是芙蕾结婚时的男宾相威尔弗里德·德沙特，这两个男女宾相，隔了这么多年而重新相见，立即一见钟情，相爱起来了。

德沙特原是芙蕾的“男友”，芙蕾结婚十八个月后，他仍希望与她恢复旧情，遭到芙蕾拒绝后，他一气之下，跑去东方漂泊，后来在当地的宗教狂热的土著软硬兼施的威胁下，为了活命，

他抛弃基督教改信伊斯兰教，他回英国后，不仅没有否认这件事，还自认为“是个社会败类”，并出版了一本诗集《金钱豹》，记述改教经过，表示他鄙视已经是死了的东西（即基督教），这一作为，在当时的英国社会，不仅是大逆不道，而且是丢尽了英国的“威风”，连那位玩世不恭、爱好讥讽的孟特爵士也大不以为然：“竟然在东方人面前示弱了。”这样一来，丁妮刚刚获得的欢乐，一开始便告夭折，德沙特毕竟抵挡不住“舆论”的冲击，只得悄然遁回东方，终于死在遥远的东方丛林里。十年前种下的一粒爱情种子已经开了花的二十六岁的丁妮只好郁郁地又回到康大福庄园——自己家里。以上也是《开花的荒野》的内容。

《尾声》的第三部《过河》写了丁妮的妹妹克莱尔与丈夫离婚，又爱上另一个萍水相逢的青年。这时传来了德沙特死于异国的消息，把丁妮对德沙特所怀有的爱情一下子捏死了，她准备与她妹妹为之担任秘书的一个并非新派人物的律师结婚，结束她的老闺女生涯。

我们记得，在《福尔赛世家》第一部《有产业的人》中，一开头便是老乔里恩在自己家里为孙女琼与建筑师波辛尼订婚举行茶会，福尔赛族人全都到场，当时正是这个家族的鼎盛时期，以老乔里恩为首的一辈人都还健在，可说人丁兴旺；而在《尾声》第一部《等待着的闺女》中，开场却是波思大教堂的主教谢雷尔家族硕果仅存的一个长者快要寿终正寝的时刻，尽管来了四个侄子，两个侄女和一个侄女婿为之送终，可是这两个“家乘”两相对比，不免使人觉得谢雷尔家族人丁稀微，一派败落景象。

这一从兴到衰的情况，倒是很类似于当时上流社会的实际情况的。高尔斯华绥从一九〇四年出版了第一部以真名发表的小说《岛国的法利赛人》到第三个三部曲《尾声》第三部《过河》

的这段期间，正是英国的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当时经济危机日趋严重，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停滞，失业增加，一九二六年又出现了震动整个英国的总罢工事件。这些情况作者都忧心忡忡地表现在上述前两个三部曲中，到了《尾声》三部曲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更是笼罩在人们的心头上，作者不止一处地提到了这个在当时说来迫在眉睫的威胁。因此，可以这样说，高尔斯华绥始终是真实、细致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英国社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综观高尔斯华绥这三个三部曲，一般都认为《福尔赛世家》写得最好，其中尤以第一部《有产业的人》更是匠心独运，写得见棱见角，相形之下，难怪有人认为《尾声》显得较差，尤其是第三部《过河》远远不及前几部^①。事实确是这样，《尾声》三部曲，不论艺术性，思想性都不及前几部，同时也说明作者已到了年岁不饶人的时候，此时，作者已显出了重病的初期迹象，他“越来越显得倦怠，懒散，疲劳”，后来竟至于“什么人也不见，过着隐士也似的生活”，有时候，在早上伏案写作后，竟放下了笔对他的外甥索特·鲁道夫说：“今儿早上只写了一页——我觉得自己象个逃学的孩子了。”^②

艾达·高尔斯华绥在《前言》中说：“高尔斯华绥作为作家和人的发展过程，是可以循着这九部小说这条链追源溯本的。”这部小说的一些人物都可以说是指明“他们的作者的发展过程的非正式的路标”。这个说法不无道理，确实值得我们探索和深思。

曹 庸

一九八八年二月

① 参见达德利·巴克的《正派！——高尔斯华绥传》，纽约斯坦戴伊出版社1970年版，第222页。

② 同上书，第224页。

前 言

现在编成一卷的这最后三部小说，全都是将福尔赛家跟他们的旁系亲属和后代联结在一起的那根长链条的链环。

这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三部曲的第一本小说——《等待着的闺女》——开笔于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撒西克斯郡贝里邸，后来因为有更紧迫的工作，搁置了一段时间，此后陆续在帕尔马（马约卡岛），比阿里兹（法国），汉普斯太·蒙多尔（法国奥弗涅山脉），终于在一九三〇年十月完稿于贝里。

一个月后，《开花的荒野》也在贝里开笔了，续写于整个冬天逗留在亚利桑那（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期间，又续写于汉普斯太，贝里和伊斯契耳（奥地利），一九三一年九月完稿于梅拉诺（意大利）。

《过河》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贝里开笔，续写于比阿里兹，汉普斯太，于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三日即作者过最后一个生日的前一天在贝里脱稿。

这个三部曲原想从《旧秩序》或《一个古老的家族》这两个题名中挑一个作为总名，但是，觉得这两个题名都会使人以为是企图研究阶级差别或阶级冲突的一种著作。作者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名称。他只想写一群出身名门——一个怪词儿——的人，他们虽然一直活到进入这个美好的新世界，却觉得置身于这个环境里并不太快活；他们总觉得他们的信念，传统，精神状态“显得

保守了”，因而有点儿局促不安。这决不是指整个设想或者故事本身而言，而是说有种固定的低音型。最后，终于选定了《尾声》这个题名，也许这是从多方面的考虑而觉得合适的。……

可以这样说，这三个三部曲都各有其描写的现实，不过，每个三部曲所写的又各有其不同的现实。尤其是《福尔赛世家》，它完全不同于后来的两个三部曲，因为，从年轻的作者的想象力说来，毕竟“倒退”了大约三十年。高尔斯华绥于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五年开始在《有产业的人》中描绘原来那些福尔赛人时，他们都已经上了年纪的人了，那些人都是属于一个让时光老人定了型、防了腐的时期的人。《现代喜剧》和《尾声》却是作者探究其同时代的作品。事实上，在《过河》结束时，艾德里安·谢雷尔写信给他妻子的日期为“八月十日”，这个日期只比作者实际着笔写该书最后一段早三天。

高尔斯华绥作为作家和人的发展过程，是可以循着这九部小说这条链追源索本的，从一九〇四年一个激情满怀的年轻讽刺家——在风狂云急中同幻想的敌人作战——到一九三二年一个对人对事都既宽容又敏锐的观察者，真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在《有产业的人》中，我们看到了“美色对私有世界”——对福尔赛家和财产的世界的“扰乱”那种精神的破坏作用；这些作用一直保持到《福尔赛世家》结束，而且间接影响到最后一部小说的结束。伊琳也许可以算是破坏性的美色的化身，她的影响遍及整个第一个三部曲，她给得那么少，却忍受了那么多；芙蕾左右了《现代喜剧》，一点也不给，却取了很多，而且极其不慌不忙地置身于战后那个令人心烦意乱的世界中；丁妮则是贯穿最后三部小说的“灵魂”，她给得那么多，取得那么少——这些人可以说是指明她们的发展过程的非正式的路标。但是，企图

在如此广袤的场面加以规划或者定出路标都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要在精确的意义上加以调和或在缜密的意义上加以比拟也都是徒劳的。

但是，在这个三部曲中，人们也许可以看出作者的生活历程增进了他对自己的同胞的爱，而且决不会降低他对残暴、怯懦、褊狭的厌恶。不过，首先并最最主要的是，他还是会像《鸽子》^①中费朗德那样说：“老天爷，让我了解吧！”

艾达·高尔斯华绥^②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① 《鸽子》，作者出版于1912年的一个幻想曲。

② 艾达·高尔斯华绥，作者约翰·高尔斯华绥的妻子。

第 一 章

波思大教堂的主教快要寿终正寝了；已经着人去通知他四个侄子，两个侄女和一个侄女婿。人们认为他是挨不过今儿晚上的了。

卡思伯特·谢雷尔牧师六十年代^①在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念书时，他那些要好朋友都管他叫“卡夫斯”·谢雷尔（因为人们都把他夏雷尔这个姓这样发音^②）。他在伦敦两个教区任职时，人们管他叫卡思伯特·谢雷尔牧师，在他担任传教士的如花吐萼、锋芒毕露的时期，人们管他叫谢雷尔教士，最后的十八年则是波思大教堂的卡思伯特主教。他终身未娶。享寿八十有二，因为授圣职较迟，在地球的某些部分作了五十五年上帝的代表。这种圣职，加上他具有控制自己的正常本能，使他自二十六岁开始，脸上就总有一种克制的威严，直到死神临近，这种威严仍屹然未动。他简直是高兴而傲慢地在等死神到来，你看他扭动眉毛，那么有气无力地对护士说话的语气：

“赶明儿你可以美美地睡一觉了，护士，我会准时走的，不必穿上什么法衣。”

他在担任主教期间，法衣总是穿得最为齐整，外貌和风度极其超群出众，自始至终保持着爱好整饬的派头，因而使他获得“卡夫斯”^③这个雅号。这会儿，他十分安静地躺在床上，一头白发梳得光溜溜的，脸白得像象牙。他任主教这么久，却没有人知

道他对死，或者老实说，知道他对任何事情是怎么个看法，只知道如果有谁想对祈祷书作任何修改的话，准会遭到他的坚决反对。在一个从来不明确表露自己的感情的人看来，尘世的繁文缛节已给覆上天然的消声器，正如刺绣和宝石可以掩饰衣料的质地一样。

他躺着的这个房间里，装有直棂的窗子，这是一幢十六世纪的房屋的一个修苦行的房间，就在大教堂旁边，房间里那股年代久远的陈腐味道，虽然有九月金风吹进来冲淡一下，但总是余味未尽。窗台上，一只古色古香的花瓶里插的百日草，就是仅有的一抹色彩，那个看护注意到他那双眼睛除了不时闭上一下，总是盯着那抹色彩看。大约到了六点钟，人们告诉他，他那位早已亡故的兄长的遗族全都到齐了。

“啊！请你费神照应他们一下。我要见见艾德里安。”

一小时后，他又张开眼来，立即看到他的侄子坐在他的床脚边。他微显惊奇地端相着那张长着稀疏胡子的脸，又瘦又褐，还有皱纹，满头灰发，仿佛觉得他这个侄子比他想象的要老。几分钟后，他扬起眉毛，以同样揶揄的语气，声音微弱地说：

“亲爱的艾德里安！真难为你！你坐过来一点好吗？啊！我不大有力气了，不过，如果我还有些什么的话，我希望能对你有好处，也许你会认为适得其反。我必须说到点子上，否则，还是什么也不说为好。你不是圣职人员，因此，我要说的，都是世俗的

① 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② 这里指人们将夏雷尔(Charwell)这个姓发音为谢雷尔(Cherrell)，作者在书中往往将这两种拼(叫)法互用，译者也随之将译名加以变动。

③ 卡夫斯(Cuffs)，原系指上了浆的麻布硬袖口，这里含有“挺括”、“穿戴讲究者”的意思。

人所说的话，我自己一度就是个世俗的人。我听说你钟情于，也许我可以说是迷恋着一个女子，一个不能跟你结婚的女子——是这么回事吗？”

他的侄子那张和蔼而起皱的脸上露出亲切而带着忧虑的表情。

“是这么回事，卡思伯特叔叔。如果这件事烦扰了你，那我真对不起你了。”

“是相爱吗？”

他的侄子耸耸肩膀。

“亲爱的艾德里安，世人对事物的看法与我年轻时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婚姻却依然罩着神圣的光环。不过，这是一个凭你良心行事、而不是我该置喙的问题。给我点水。”

他从侄子手里接过杯子，喝完水后，又显得更其虚弱地说下去：

“自从你父亲过世后，我一直多少像是你们的父亲，我想，我也是唯一知道有关我们家族种种传统的人。我要对你说的是，我们家族是历史深远、十分光荣的。现在传给我们这个古老家族的后代的只有一种责任感；有时候，有些事情，对年轻人说来是可以原谅的，可是对成年人和像你自己这样具有一定地位的人说来，就是不可原谅的了。如果在我行将离开人世时，知道我们的姓氏可能会被滥登在报纸上，遭人物议，那我将感到很遗憾。请原谅我干涉你的私事，现在我要向你们告别了。如果你能代我向其他那些人表达我的祝福，不管有多少价值，——也许价值很小——那将会减少我的痛苦。别了，亲爱的艾德里安，别了！”

声音变成沙沙的耳语了。说话的人闭上了眼睛，艾德里安

站了一会儿，低头望了一下那张蜡雕似的脸后，便微偻着高大的身子，悄悄走到门口，轻轻地打开门，走了。

看护回来了。主教的嘴唇动了一动，眉毛不时抽动一下，可是，他只说了这么一番话：

“如果你能费神看看我的颈脖子是否笔直，牙齿是否并拢，我将十分高兴，这些琐碎的事情，请你原谅，只因我不想让人看了不舒服……”

艾德里安向着那间镶板的长屋子走去，全家族的人都等在那里。

“就要仙逝了。他要我代他祝福大家。”

康威爵士清一清嗓子。希拉里勒着艾德里安的胳膊。莱昂内尔走到窗前。爱米丽·孟特抽出一方小手帕，另一只手放进劳伦斯爵士手里。只有威尔梅特一个人开口：

“他样子怎么样，艾德里安？”

“像刻在他自己盾牌上的武士的幽灵一样。”

康威爵士又清一清嗓子。

“真了不起！”劳伦斯爵士轻声说。

“哎！”艾德里安说。

他们默默地待在这个死神已经临门的房子里，感到异常不舒服，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佣人送茶来了，可是，好像有了默契似的，谁都不去碰它。突然，报丧钟响了。屋子里七个人都抬起眼来。他们的目光在空中一个空无所瞩的地方交会了，仿佛盯着那儿的一样什么东西，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东西。

门口有人说：

“现在如果你们想看他一下，就请吧。”

老大康威爵士跟在为主教主持丧仪的牧师后面，其余的人

都跟着康威爵士。

主教就躺在那张狭窄的床上，这张床放在直棧窗对面那堵墙的正中。主教一片白色，笔挺而狭长^①，透着刚刚添上的死的威严。他在撒手归西的时刻，甚至比他活着时更有魅力。在场的那些人，哪怕连凑成第八个旁观者的那位牧师在内，都没有人知道波思大教堂这位卡思伯特主教，除了对他所忠实服务的这个具有世俗威严的教会怀有信心以外，是否还有什么别的真正的信仰。他们这会儿看着他，怀着由于气质不同而产生的对于死亡的各种不同的感受，唯一共同的感受就是，看到这么令人难忘的威仪，都不由产生一种审美快感。

康威——康威·谢雷尔爵士将军——是个见过很多死亡场面的人。他站在那儿，双手交叉叠在腹前，仿佛再次像从前在散德赫斯特^②时那样作着个“稍息”的姿势。就军人的脸来说，他那张脸，真像座门庭冷落的庙宇，又像个苦行僧，微黑而起皱的双颊，宽宽的颧骨，又尖又硬的下巴颏，深褐色的眼睛十分沉着，鼻子和嘴唇都薄薄的，留着深褐带灰白的浓密的小八字胡子——也许在那八张脸中，数他那张脸最不动声色，而站在他旁边、比他高的艾德里安的那张脸则是最动情的。劳伦斯·孟特爵士的胳膊钩着他妻子爱米丽的胳膊，他那瘦削而不自然的脸上的表情，像有人在说：“好看得很——别哭，亲爱的。”

希拉里和莱昂内尔分别站在威尔梅特两旁，他们俩，一个脸上有皱纹，一个脸上光滑无须，两张脸都是又长又瘦又果断，透着一种忧愁、疑惑的神色，仿佛总想凡事当心一下。威尔梅特脸

① 指他罩着白被单。

② 散德赫斯特，指在该地的英国陆军军官学校。

呈深红色，撅着嘴巴。她长得又高又瘦。牧师低着头站在那里，嘴巴在动，好像在暗自念着祷文。他们就这样待了大约三分钟光景，然后，他们像阵清风似的鱼贯走到门口，回到他们各自派定了的屋子里去。

晚饭时分，他们又碰头了，想的、谈的又是关于人生的事情。卡思伯特叔叔，除了是家族的门神以外，跟他们任何一个人都从来不是很亲近的。大家讨论了究竟是将他跟祖先们一起安葬在康大福，还是就地葬在大教堂里的问题。大家认为，也许他的遗嘱上会有交待。除了将军和莱昂内尔——因为是遗嘱的执行人——其余的人都在当天晚上回伦敦了。

遗嘱很简短，因为并无多大的遗产，两兄弟看过后，都不声不响地坐在书房里，后来，将军说：

“莱昂内尔，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就是关于我孩子休伯特那桩事情。议会休会前，你可看过攻击他的文件？”

莱昂内尔向来寡言少语，这会儿又正是行将走马就任法官之时，他点了点头。

“我知道有人提出过这问题，可是，我不知道休伯特对这件事是怎么个看法。”

“这我可以告诉你。整个事情就是狗屁。这孩子当然是脾气暴躁，人却是老实的。他说的话都靠得住。我所能说的是，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大概也会像他那样做。”

莱昂内尔点点头。“往下说吧。”

“说起来，你也知道，他是打哈罗直接上战场去的，在皇家空军待了一年，当时还没有满二十一岁，受了伤，伤愈后又回部队，战后仍然待在陆军里。他被派去美索不达米亚，后来又被调往埃及和印度。他得了很厉害的疟疾，去年十月，获准病假一年，